

年轻的我们，
离开祖国很远，
能够做的真的不多。
我们只是想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，
我们不是冲动的少年，
不是街头的我们，
不是盲目爱国。

——4月13日，19岁的南京女孩吕思佳在澳大利亚悉尼写下这些文字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她和海内外无数青年学子一样，恨不得将五星红旗插上蓝天、将国歌唱彻云霄。这是一群“80后”“90后”，曾经被牢牢打上标签，激情的一代，创意的一代，颓废的、垮掉的、不负责任的一代……可是穿着耐克、阿迪并不妨碍他们去游行，痴迷哈利波特并不影响他们喊出“One China”。

每个人都有青春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，青春总会留下激情故事，而2008年的春天，注定了是留给这一代人难忘的青春。

本版撰文 快报记者 郑春平 陈英 都怡文

【激情 & 理性】

大家一起喊：One China, Forever!



吕思佳，生于1989年，南京人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07届

4月24日凌晨1点，吕思佳和同学一路小跑赶到悉尼市中心广场，这里已经挤满了中国人。终于要去堪培拉了，终于要迎来奥运圣火了！“为了这一天，我们盼了很久！”

2点10分，当50多辆大巴和无数的自驾车驶出悉尼开往堪培拉时，激动中又多了些紧张——思佳和身边的每个人一样，在上车时签了一份“生死状”——活动免责声明书。这意味着，无论此去遇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，都属“自愿”。

一个19岁的孩子，当真已经理解了生命的意义？

“明天，我们去护卫圣火”



陶缘，生于1983年，淮安人，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

4月份以前，陶缘在MSN日志中除了学习，记录的就是怎么玩、听摇滚音乐会并跟着嘶吼，去各种餐厅“腐败”……从4月6日开始，她的日志尽管不改顽童本色，但文末已悄然发生

我们当然也怕死

“我们当然也怕死的！”对记者的疑问，吕思佳非常直率地回答，“在出发前几天，不断有这样那样的消息传来，‘藏青会’说要进行自杀式袭击、越南黑帮也要出动捣乱，驻澳大使馆通知我们小心‘人肉炸弹’……”在这样一连串的消息面前也难免会动摇，“我们一帮同学天天在一起讨论：要不要去？究竟要不要去？”

“其实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说‘去’，所有人就会很坚定。”思佳说，“我们只需要一个理由。”这个理由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爱国。“这个理由不盲目，爱国也不盲目，我们经过了非常冷静和理性的分析：第一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刚刚出访过中国，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新上任就在眼皮底下发生国际性的暴力事件；第二，堪培拉毕竟不是悉尼，它是各国使馆聚集的首都，如果‘藏独’分子真的使用人肉炸弹，那就毫无疑问是备受国际社会谴责的恐怖行为，所有的舆论都将与他们为敌，他们不会真的这么傻；第三，如果炸死我们这些年轻的留学生，必将彻底惹怒我们在中国的父母，他们一定会集体爆发……”有上述几条，我们猜“藏独”分子闹是会闹的，但是在那

样的场合未必真的敢像说的那么大胆。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战胜他们！”

果然，早晨6点到了堪培拉之后，队伍很快就和“藏独”分子狭路相逢，“面对挑衅，我们特别地保持理性和克制，我们要避免一切可能成为‘藏独’话柄的言行！”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，大家齐声高呼：“One China, Forever!”(一个中国)不知又是谁起的头，大家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国歌大合唱……事后回想起来，思佳感触还特别深，“从前我总觉得国歌太激进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‘炮火’，可在那一刻，我深深地理解了其中的含义，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言语表明。”

奥运不只是中国的

在思佳传回来的照片中，她年轻的脸庞与五星红旗相互映衬，显得格外美丽。记者还发现，火红的中国国旗中间，还有许多澳大利亚国旗、奥运五环旗，“这是我们特地准备的！”在这次活动之前，思佳和她的同学们就不止一次地通过互联网发出倡议，迎接和保护奥运圣火，既要有中国国旗，也要有外国国旗、奥运五环旗，“奥运是世界的奥运，我们不能让人觉得只是‘中国的奥运’！”

思佳向记者讲述了她此前的一个感受：“有一天

我去图书馆，迎面看到墙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国旗，顿时感到一股冲动和热血涌上脑门。不过当我冷静下来想想，觉得这样未必妥当，我们不能让外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太小家子气。”

“在圣火传递当天，很多澳洲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，跟我们一起喊‘One China, Forever!’应该说，很多外国人是支持北京奥运的，一些助跑手从澳大利亚各地自发赶来，他们的热情其实一点不亚于中国人；也有很多外国人并不知道西藏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只从CNN等媒体上获知信息。对此，西方传媒应该负起责任，中国有句老话，不知者无罪，如果知道的话，他们欠中国人一个道歉！”

【自白】

很多人认为海外学生在盲目地爱国，在帮中国政府“出头”，而国内却在帮我们灭火，觉得我们太冲动了。但我们不是这样的！我们是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代，也是受了西方教育的一代，我们敢于也善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，走上街头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！尽管我们也承认，“80后”是悲哀的一代，我们没有兄弟姐妹，不知道忍让，会更自私，然而，一个人可以失去金钱，可以失去自由，却不可以没有信仰！

么好了，别这么拼命了！”陶缘却“教育”起妈妈来，“妈妈，你不懂，越是这种情况下，我越不能学习差。差的话，别人会看不起我们的，以为我们就是那种家里有点钱，出来玩的‘小皇帝’‘小公主’，也会看不起我们的祖国。”

【自白】

我身边是些彻头彻尾的“80后”，会吃，会玩，会学，会想，但我们的爱国表现得更多的是理性，我们据理力争的同时，其实心里也很清楚祖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我们没有因为祖国存在一些不足，就对西方一方都是美好、都是正确的。同时，我们也没有因盲目的爱国主义激情去否定西方的一切。在我经历的两次大型游行活动中，没有看见任何撕扯国旗、辱骂法国民众的情况发生，我们是充满激情但又非常理智的。



奥运圣火在日本传递，中国留学生热情沸腾 (IC)

著名哲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陈来： 今日之爱国行动是“五四精神”在延续

再过几天就是“五四”青年节，看着一张张激情洋溢的面庞，你是否会想到1919年那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？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岁月，在富民强国的梦想中熊熊燃烧。

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、北京大学教授陈来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说：“今日海内外中华学子的爱国行动，正是‘五四’精神的延续和发扬。”

陈来说，“五四”通常有两个含义，一是指“五四”运动前后七八年的新文化运动，主要是批判旧的文化、宣传新的文化；另一个则是大家更多了解的，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体、在北京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。“如果说，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层面上倡导民主的话，那么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更强调爱国，这两者的内涵与意义不完全一样。”从反帝爱国的角度来看，今日海内外青年学生和“五四”运动时代青年的激情和义愤非常相似，都是爱国精神的体现。

其次，如果从“五四”运动本身来看，它的特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强权。“它虽然反帝，但并不等同于反对西方，如果有人将反帝和今天的行动都看成是反对西方，无疑是错误的。”陈来

认为，今天来看西方媒体所发布的歪曲报道，虽然不是“直接的”帝国主义，却是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东方国家轻视、污蔑的后续影响，另外还有冷战时期造成的意识扭曲，“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，相信随着我们自身的改革和强大，这种有色眼镜迟早要摘除！”

从“五四”运动到现在，已经整整过去了八十九年。陈来认为，今日青年的行动跟“五四”相比有其一致性，但不能说，他们就是自觉地发扬了“五四”精神，因为他们在自发组织各种爱国活动时，并不会刻意去想什么“五四”，那么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举动呢？“这说明，近代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爱国主义传统，它潜藏在我们的文化里、血液里，把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刚健有为的精神和传统结合在一起，贯通在了一起！”这样的精神传承，对内是中华民族自信心、自尊心进一步增强表现；对外则意义更大，它让外部世界、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青年、中国民众自发的爱国热情，“国家遭遇不公时，他们一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！”

在学校里，李璐璐是唯一的中国大陆留学生，其余的几个中国学生都是拿了“绿卡”的美国公民，因此很多时候，她都

【激情 & 策略】

一直坚守在“网络现场”



刘念，生于1988年，南京人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

刘念一直挺遗憾的，因为第二天有场重要的

考试，他错过了4月13日下午1万多名加拿大华人在渥太华国会山前举行的“宣传西藏真相，支持北京奥运”大型集会。“跟我同住的一位天津的留学生，还有我的房东一家三口，包括他们20岁的女儿，都赶到渥太华去了！要不是因为考试，我肯定也会去的！”这是加拿大华人第一次在国会山前举行集会，也是当地华人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会。

“没能到现场，我心里可急了！”于是一边忙考试，刘念一边想出了个办法——上网声援！他把网络当成虚拟现场，一直关注着事件的最新动态，并适时地发表评论，纠正偏见和澄清误解。

【自白】

很感谢网站(anti-cnn)的创办人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留学生去做的，我一定效劳！

反击的最好方式是拿出证据



李丹丹，生于1988年，南京人，美国莱斯大学

当看到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实报道时，丹丹这个20岁的小姑娘愤怒了，脸涨得通红地跑去找学校的中国国际学生会主席，问他可不可以组

织印一些T恤，上面写上“支持奥运”或者“抵制媒体不公报道”。学生会主席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师妹此刻如此激动，他告诉李丹丹，学生会已经在策划做这件事了，他们想到一块去了！4月26日，大家就穿上印着“支持奥运”的T恤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跑步。

与美国同学聊天，西藏是绕不开的话题，但无论多气愤，她都要表现冷静，“这样才不会让别人产生抵触情绪。”一次谈话中，一个美国同学说中国军队用暴行对待西藏百

姓，没有人权，而他正是看了一份美国报纸这么说的，李丹丹并不与他争论，只告诉他还有一份报纸也报道了西藏事件，但是里面的内容截然相反，建议他也看一下。最后他向李丹丹承认，他先前看的报纸中关于军队暴行的报道确实不实。

【自白】

我们可以容忍立场的不同，但不能接受西方媒体污蔑式的不实报道，而反击的最好方式就是拿出证据，让他们“自己打自己的脸”。

【激情 & 反思】

挑衅让我们更团结



李涇，生于1982年，西安人，法国里尔第二大学高等商学院硕士

“祖国受委屈了，我们也受委屈了，我们宁愿自己多受些委屈，也不愿意祖国受一点委屈。”一个戴眼镜的中国

小伙子，用地道的法语，播音员般圆润、激昂、优美的嗓音，流畅而又连珠炮般的语速，激情洋溢地演说。这是4月19日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的“支持北京奥运，反对媒体不公”游行示威集会中最精彩的一幕。

这位演讲者叫李涇，他说：“在这次对中国的妖魔化的扭曲报道事件中，我们，全世界的中国留学生，我们感觉很痛，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，但是我们不怪法国人民，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对我们不负责的媒体和职业煽动家……”

【自白】

要感谢西方媒体，是他们让我们更团结！在这次集会中，很多原来意见并不一致的留学生也积极加入进来，中国留学生空前团结，中国留学生有不少人对西方的民主十分向往，比较激进，但在这次事件之后，很多人也清醒了很多，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西方民主，看到了自由的西方媒体的丑恶表现。他们让我们更明白，我们需要什么。

美式爱国教育更“实际”



李璐璐，生于1989年，南京人，美国罗德兹学院

觉得自己有点势单力薄。在最近发生的西藏事件以及保卫圣火行动中，她在自己的日志里写道：“上个月每天看网上各地奥运圣火传递中的事件，我有点焦虑。不过我的同学和教授都对我说：没关系，会好的。后来我们校报第二版大版登了一篇美国学生写的文章，标题翻译成中文是“政治与奥运无关”。文章正中央大字黑框写着‘我相信奥运的目标是统一，奥运应当是政治中立的’，我当时的第一反

应就是要谢撰写报道的美国同学，这个主题与后来美国各地华人游行后她自己的标语惊人地相似，真是让我欣慰多了。”

【自白】

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、大型活动，现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爱国口号、横幅，这让我们都感觉怪怪的，怎么美国人都到处都在宣扬他们的国家？后来才发现，其实美国的爱国教育真的是深入人心，他们的价值观并不完全是“金钱第一”的。

■家国情

妈妈别为我担心

在爸爸妈妈的心中，孩子永远长不大。于是，做父母的总觉得不放心，做儿女的总嫌唠叨。然而经过这一次，他们都惊讶地发现，他们是多么地需要彼此理解！亲情的力量让爱国更有力，爱国的力量让亲情更伟大！

儿子越出名，妈妈越担心

“李涇演讲之前并没有通知我们，人家都说我儿子出名了，可说实话我自己一点都不开心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心里沉甸甸的！”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当妈妈的知道儿子做得很对，也做得很好，可是对自己唯一的儿子，她又很难不为李涇的安全担忧，“我们其实只希望他平平安安的！”每次李涇打电话回家，总是挺不在乎的样子，还反过来安慰母亲尽管放心。在他的开导下，母亲也放下了，“李涇不出来讲，还会有高涇、王涇出来讲，咱也不害怕了！”

“崇洋”的儿子比老爸爸更爱国

在父亲的眼里，李涇曾经有那么点“崇洋媚外”，“为了学外语，他经常跑到大酒店去和外国人交谈，回来就经常和我们辩论，比如，欧美媒体更公开，社会环境更宽松等等。”

李涇的父亲说，他那时候觉得儿子对西方带着点迷信、崇拜的眼光，可是在李涇出国前，他的一个举动改变了父亲的想法，“李涇特地要我把一面国旗放进他的行李里，说是要有一天要让国旗为他骄傲。”父亲这时候发现，儿子长大了！

我们把决定权交给她自己

24日，当吕思佳从悉尼到堪培拉护圣火往返的这段时间里，远在南京的妈妈也“陪”了她一整天——她人到哪里，妈妈的手机就跟到了哪里。

思佳的妈妈告诉记者，一个学生应该具有民族精神、民族热情，需要有这样的体验。不过，生命最重要，“我们也告诉她有一定的危险性，究竟是否参与，我们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她自己。我们跟她讲的只有两个字：责任。你所做的事，就是对自已负责，对家庭负责。”

为爱撒谎，有国才有家

那天陶缘的爸爸妈妈在《新闻联播》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吓了一大跳，“天啊！那是我女儿吗？”不过陶缘的父母都是军人出身，最初的惊讶过后，两人相视一笑，“这就是我们的女儿！”

这段时间陶缘改变了她去法国3年来每周与父母通话一次的习惯，隔天就打一次电话，当妈妈追问危险不危险时，她还给妈妈分析道：法国的枪支管理得很严格，所以不会有危险。“你们放心吧，我会保护自己的。”陶缘有非常多的同学则是瞒着父母去游行的。她说，“像我父母那么支持我去游行的大概不多，为爱我向父母撒谎，这大概也反映我们‘80后’矛盾的一面。”

(本组报道感谢南京外国语学校提供帮助)